

短》》暂》》的》》旅》》途

张洁

树荫下，竖着公共汽车站牌。他在等车，她也在等车。
“你回家？”他朝她面前踱了两步，友好地问。
“……”她警惕地看了他一眼，又慌忙将视线移开。她不认识他。
他尴尬地笑了笑：“你们小卖部最近没进雁塔烟？”
潜台词是：咱们见过面。

“没有。”她迟疑了会儿终于说。神情冷漠。

他没趣地走开了，靠着树干抽烟。

市区到了。她下了车，他也下了车。

她走得很吃力，右手拿着一瓶西红柿酱，左手拎着沉甸甸的尼龙包。

他干嘛跟着我？她偶然回头看见了他。姑娘家特有的敏感。

“我帮你拎包吧！”他紧走几步，在她身边轻声说。

“不用！”她目视前方，冷冷地回答。

他身子一震，惶惶地向四周看了看。陌生的路人向他射来鄙夷、嘲弄的目光。他红着脸，加快了脚步，越过她向前走了，一直没有回头。

她心里生出几分得意：看这家伙死皮赖脸的样儿，准不是好人。想马路求爱？没门！

……

傍晚，他俩又在站牌下相遇了。她远远地看着他，打了一篇义正辞严的腹稿。

他也远远地站着，专注地望着静穆的远山，象凝神遐想。

临时工

曲明

怎么会呢？那么漂亮，那么有学问，却是一个临时工，一个专门拉铁屑的临时工。假如跟我调个个儿，老实说，我配不上人家；可眼下嘛，嘻嘻，不是吹，她还真配不上咱！没听说吗？“屁股后面四两铁，阎王爷也不敢惹。”本人便是一位阎王爷也不敢惹的角色——堂堂国营工厂的外线电工。你有什么了不得的？不就多喝了点墨水吗？这管屁用！如今人实惠，有钱才是顶重要的。就拿本人来说，一天爬几回杆子，少说也能挣十块八块的。你瞧不起我，鼓捣我去上“电大”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宁愿一天爬二十回杆子，也不受那份洋罪。今天咱这是最后一次会晤，你要还是那么不冷不热的，对不起，那就……吹。

一个大小伙子唠叨起来，比掉了牙的老太太还啰嗦。他本来是去会他的临时工女朋友的，一路上脑子里却一直乱糟糟的静不下来。看看天交黄昏，便猛地蹬起了车子。骑着骑着，就觉得格登一下，前轮碾着了什么东西，差点把他从车上颠下来。

“妈”
“的”字冲到嗓子眼，他咽了，因为他发现是她，赶紧下了车子，咧了咧嘴，“这该死的扫帚，差点让我摔了跟头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”姑娘白了他一眼，“你没长眼吗？”



他们上了车。一个从中门，一个从前门。隔着许多人，她看不见他。突然，他从人群中向她这边挤来。她心里一紧，故意地盯着他削瘦、苍白的脸。

又要干什么？她琢磨不透。
“买张票。”他没看她，掏出钱递给了售票员。

车停了，他先下去，很快被人流淹没。

她长吁了一口气，觉得浑身轻松，象卸去了一个包袱。

……
细雨濛濛。
车来了，他俩默默上去。

他胸前多了一枚“北方大学”的白色校徽。原来是个大学生。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？她撇了撇嘴，扭过身去。

“大婶，我帮你拎篮子。”车靠了站，他对一个抱孩子的中年女人说。

大婶感激地看着他说：“那就麻烦你了，我去培华路。”

“同路。”
“你们下午没课？”
大婶看着他晶亮的校徽。

“有课，我去肿瘤医院看病。”

“你……”大婶犹豫了一下，关切地叮咛抓紧治，你还年轻。”

“没法治了，顶多还有两年……”他轻轻摇了摇头，神情有些凄凉。

大婶怜悯地看着他，眼圈发红。

她惊讶地看着他，心微微颤抖。

他淡淡地笑了，看着行人，汽车，碧树，鲜花……那么炽热，那么深情，象少女的初恋。

……

站牌下，她孤零零地站着。雁阵，拖着巨大的“人”字滑过蓝天。

她漆黑的瞳仁里，闪过各种不同的面孔。他在哪里？高楼林立，人海茫茫。红灯、绿灯、黄灯。

……
(插图张弛)



气氛不太融洽。他明白全是冲着他那一声“妈”来的，便也做声不得。低头一瞧，这一段路面不平，坑凹处掉了不少碎铁屑——她正在细心地清扫。真看不出来，还挺会过的，一丁点也舍不得。他知道她们不拉铁屑也很赚钱，特别象这种碎的，收购价更高。

“算了，别那么仔细了，我多爬两回杆子，那点钱就加出来了……”

“啥？”姑娘霍地站起来，眼瞪得溜圆，不好，潮乎乎的，似乎还有泪水。

“你就知道钱！”
“那……”
“我怕把大伙儿的车胎扎破了！”姑娘吼了一声，泪水终于溢出了眼眶……

巧遇 爱情故事二则

刘若松

小甲去火车站送朋友。朋友走后，他随着一些出站的旅客往站外走。突然，眼前一亮，

前面那位风姿绰约的姑娘，不正是自己的未婚妻雅兰嘛！雅兰一月前去外地出差，因为是随同领导考察工作，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。今天可真是上天有眼，让一对情侣在月台上巧遇了。

“雅兰！”小甲三步并作两步地跨到了雅兰面前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！”雅兰惊喜得又是拍手，又是跺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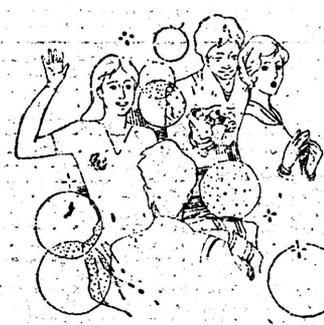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，”小甲故作神秘地说，“我和你有同频生物电相互感应。昨晚我就收到了你的返回信号了。今天专程赶来接你。”

“真——的？！”雅兰睁大了两只杏眼。

看到雅兰那份欣喜若狂的神情，小甲更是心花怒放。但他知道，此时必须做假为真了。他认真地点点头：“真的。”

“啊——昨天晚上我在火车上倒是想过，你会不会来接我呢？我以为不会。可是你来了！真是……”

“真是幸福的一对儿！”旁边的旅客说。
小乙从未来的内弟口中探知，未婚妻这三五天



天内要从H地到S地出差，途经小乙所在的这个F市，不一定下火车。

他与她不在一地工作，相思心切，绝不放弃一次能见到她的机会。于是，他每天都在那次列车经过F市的前十分钟，捧着刚买来的新鲜枇杷(未婚妻最爱吃的东西)，站在月台上翘首以待。这样一连恭候四日，也没能在列车停靠的八分钟内从车窗里找到日思夜想的未婚妻。

第五天，到了时候，他又手捧枇杷在月台上翘首以待了。列车停稳后，他便在心里嘀咕，不抱多大希望地顺车厢看过去。陡然，他发现了未婚妻。

她也看到了他，坐在车窗内不无得意地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我又没告诉你我要路过这儿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你要路过。我送一个朋友，碰巧了。”不知为什么，一个闪念，他竟这样说。

“真的？”她惊疑地瞪着眼睛，“你没听我弟弟说过？”

“我这一向忙得很。”
“哼！有多忙？”
“来，”小乙显得满不在乎地说，“给朋友买的枇杷，他的包装不下了，剩下这些正好给你带着吃吧。”

“不希罕！”
两人默默相对，有几分尴尬。(插图张弛)

……

……



爱情小说专页

朝陽

在人们看来如此热闹的气氛中，他感到了孤独与寂寞双重袭来的寒冷。他想到了不久前的一个夜晚，枝子为此事约他出去商量对策的情景。在那个绝对安全的长满水草的塘边，对面而坐的枝子用带几分哀求的声调，问他肯不肯辞去社办厂的工作而随她到任意一个未知的地方去，只要能圆满地爱，哪怕是吃尽苦头她也甘心情愿。并且她还有把握取出一笔可观的积蓄(那是父亲存给自己作嫁妆用的)以便在这个非常时代以解燃眉之急。然而那时，他出于对……

眼睛

马学永
此时此刻，在络绎不绝的前来祝贺的人流中，他是多么希望能收寻到那双眉宇间有着一样覆盖着他心中的秘密。然而，现在竟瞬间消失了一样，象梦一样！茫然的他终于收回了自己的目光，微阖了双眼。
郭义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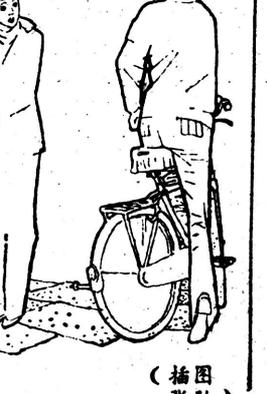


避所

避开所要应酬的人们，若失的他心里明白，一刻钟之内，新娘连同嫁车就要进入父亲为他精心布置的宅地了。他摇了摇头，他已经成了一团乱麻的脑袋，想竭力拼凑出完整的将要成为自己名正言顺的妻子的形象来。在这以前，他还真的没有想过她，自从父亲和媒人定下这门婚事他既没有勇气提出反对，也不敢挑明自己和同村姑娘枝子的关系。

那时候

那时候，他私下权衡过：和李王侠的结合(媒人介绍的)在他看来只是被一种不合理的力量勉强牵连在一起而已，陌生的旅伴，东说不定在那一个人生的驿站上，早晚各分西的。
当喇叭吹响，迎宾队伍开拔的时候，他才仿佛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这种认识，使他下意识地感到一个简单的仪式(在他本人看来)竟成了他以后精神上最沉重的负担，而难以负荷。这种意识，使他尝到了一种难以压抑的苦闷和烦恼。在无所适从的现在，如果那双一泓清水般的眼睛出现，他也想象不出自己将要做出怎样越轨的举动来。



她负责的态度，竟放弃了这对她也是对自己的重负。
他下意识地感到，眼睛的消失将推着他走向生命的坟墓。他后悔当初自己不该拒绝那双明亮的眼睛，而唱着新近流行的美国歌曲《逆风而行》去寻找那爱的避风港……
喇叭声在耳膜里出现了，他狠心地挤巴眼睛，想逐散枝子的形象(肯定是不情愿的)他彻底明白一切珍贵而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在失去后才深切体会到的。(插图余凡)